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田野工作方法

fei wu zhi wen hua yi chan bao hu yu tian ye gong zuo fang fa

主编：王文章

副主编：王秋桂 张庆善 方李莉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田野工作方法

fei wu zhi wen hua yi chan bao hu yu tian ye gong zuo fang fa

主 编：王文章

编：王秋桂

张庆善

方李莉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王文章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039-3507-7

I. 非… II. 王… III.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4337 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

主 编 王文章

副 主 编 王秋桂 张庆善 方李莉

责任编辑 王大鹏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玲 子

版式设计 周 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960 毫米 1/16

印 张 30.375

字 数 46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507-7/G·721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文章

副主编 王秋桂 张庆善 方李莉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章 王 杰 王秋桂 方李莉 付京华

刘 楨 安丽哲 杨 秀 邱春林 张庆善

周 星 洛 秦 麻国庆 廖明君

执行编辑 杨 秀

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王文章

艺工，国联咏录音录制，升文街国材，言安馆的管管，不裡时一过的一升，相同韵念联木学野重升，联谢人第，重调音各目照卷艺曲，曲处，木美气数升文图时非院田空果如德对升，升升，升要重韵其工阿感我门各学升至基音学升几韵离合自来，用韵韵木对脉场校中泰等裡田成升，中时到制时学将会升文人于田空系系用资联航 210 韵章成界学升然自必米几阿升其工了工期器升工善升

短短几年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从全国范围来看，已由单个的项目性保护走上了全面的整体性保护阶段。各级政府部门、社会机构以及学者和社会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都在不断加强。为从理论认识方面进一步推动这项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进行，我院学者编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06年年底正式出版。该书在概论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遗产价值、保护原则、现状与方法等问题作了系统梳理与探讨，被学术界评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的基础理论拓荒之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则从保护方法的操作性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了多视角的总结和探讨。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首先是科学地普查。为有效促进这项普查乃至研究、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方法”显得尤其重要。2007年6月初，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台湾东吴大学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研讨会”，来自海峡两岸的乌丙安、宋兆麟、刘锡诚、刘魁立、王秋桂、石计生、郝苏民、何翠萍、高丙中、周星、王建民、方李莉、林鹤宜、马盛德、吴文科等不同学术领域的30余名学者围绕这一中心议题，积极献出自己的学术智慧，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不仅对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况作了回顾，还介绍了此项工作的日本经验。专家们指出，21世纪开始的这次“非物质文化”概念下的调查工作，应该在前人相关工作的基础上做好追踪调查并有所突破，即继往开

来。在这一视野下，学者们的发言，对民俗文化、传统音乐和舞蹈、工艺美术、戏曲、曲艺等细目各有所重，深入梳理。在重视学术理念的同时，学者们还强调工具的重要性，并注意将科技新成果运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比如田野考察中对影视技术的借用，来自台湾的几位学者甚至将长期以来为自然科学界独享的 GIS 地理资讯系统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并展示了他们的成果。这些都为传统的田野考察等工作提供了新工具和新思路。专家们强烈呼吁，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一定要关注文化的生态环境，所谓“活鱼要在水中看”。为达此目的，一定要田野考察先行。专家们的讨论阐发，不仅论及方法，还明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为什么保护”、“保护什么”和“如何保护”等问题。

这本论著是在这次会议研讨的基础上结集而成，是各位专家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田野考察工作方法问题呈现出的智慧结晶。分享他们奉献的思想财富，不仅是从事这项保护工作的人们的荣幸，也是广大读者的荣幸，为此，我深深感谢他们的热情参与和积极建言。同样需要感谢的还有这次会议的承办方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其负责人方李莉研究员带领属下所有的人力，积极筹措准备，做了大量会务工作，并于会后继续努力，及时编辑此书，其中杨秀博士对论文的后期整理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无声付出，是召开这次研讨会及出版该论文集必不可少的环节和保障。

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了社会各界人士关心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将越做越好。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 工作方法研讨会”上的致辞

中国艺术研究院 张庆善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这次学术会议，无论是从会议的主题还是从会议的规模来看，都很好。以往开会，动不动就百十来人，每个人能发言的时间非常短。我参加过一次会议，每位发言的时间只有八分钟，这么短的时间如何展开充分研讨呢？这次会议能够给各位学者比较充分的时间进行讨论，这非常好。这次会议的题目也很有意思，田野工作方法对于我们具体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人而言，非常重要。今天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很多人，并不懂田野考察的方法。因此讨论这个问题就很有意义。

自从我国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有三句话一直在探讨：保护什么？为什么保护？怎样保护？经过几年的宣传和一些政策的实施，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引起了国人高度的关注，“保护什么，为什么保护”的问题虽然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可以说这两年来，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怎样保护”的问题上还亟待深入研究。我想起了若干年前在文物保护上，出现了一个词，叫“修复性破坏”或叫“破坏性修复”。人们要修复文物的愿望和动机都是好的，但保护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操作的方法不对头，结果把文物修复得“面貌一新”，文物不仅没有得到保护，却修复坏了，文物修复得不像“文物”了。这就是没有真正搞清楚“怎样保护”的问题，所以好心办了坏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会的，太可能了，很多的破坏正在发生。

明明是一个很好的文化遗产，一经包装就成了假遗产。这可以在很多旅游景点上明显地看到。很多景点都搞假的民俗，搞得俗不可耐。对于田野考察方法，不能只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也要从实际工作角度进行研究。去年在泉州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培训班上，在座有一些学者去讲过课。我很敬佩这样一些老先生，不仅理论研究得好，还多年做实际的考察。比如乌丙安先生，现在成了“空中飞人”，忙于考察和讲课。田野考察丰富了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验，也发现了很多问题。

我对田野考察不在行，但是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是人的问题，就是传承人的问题；第二点就是文化生态的问题。考察的手段也很重要，王秋桂先生今天带来了台湾这方面的高科技手段，这能给我们田野考察很大的帮助。20年前，我们搞了一个“十大文艺集成”，那个工作被称为是中国的文化长城。虽然当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今天看来有非常多的遗憾，比如很多音乐资料挖掘整理出来了，但是没有录音，没有录像。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科技条件，所以留下了很大的遗憾。今天再做考察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些高科技，使我们的遗憾尽可能少一点。虽然凡事都会有遗憾，现实是一个遗憾的世界，但是遗憾太多，人就不会幸福。通过我们的努力，让遗憾少一点，对后人有一个更好的交代。

马上就是中国的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会有很多展览和演出活动，欢迎大家参加。祝会议圆满成功，祝各位在会议期间过得愉快！

(廖奇 根据录音整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 工作方法研讨会”上的致辞

台湾东吴大学 王秋桂

今天，东吴大学很荣幸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这次研讨会，我谨代表东吴大学刘兆玄校长，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表示深深的谢意。

这次会议的经费和会务组织都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我要特别感谢会议的副秘书长付京华为此付出的大量心力。

北京已经举办了好几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会议，我也参加过两次。我对“遗产”这个词总是感到有点不安，因为这个词好像是说，我们总得被动地接受我们的遗产。对遗产，我自己宁愿把它叫做“文化传统”，因为文化传统至少有承前启后的含义。不过遗产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名称，我只好接受。

先讲讲台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一些情况。台湾80年代仿效日本保护无形文化财的做法，先是设置民族艺师讲座，负责民族技艺的传承，但是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果。后来通过了一个《文化资产保存法》，文化资产保护工作由文化建设委员会接管。关于民间技艺的传承工作，包括搜集整理录音录像等，比如传统戏曲或者工艺的表演制作、剧本的整理、编撰民族艺师的传记等工作，文化建设委员会委托给了许多学者。这些学者从事田野调查，具体去了解民间艺术的生态，有了很多成果，但其中有许多并没有出版。总体说来，台湾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虽然起步比较早，20多年来积累了一些成果，但是成绩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目前在大陆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工程。我



个人觉得，谈保护文化，需要了解文化的有机性。过去对文化有精华与糟粕的二分法，这忽略了文化的特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根源于我们老百姓的信仰习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如果舍弃这些，文化遗产就无所依附，最后就会慢慢地枯竭。

另外，我觉得，考察文化遗产必须要有一个历史的视野，不能把文化遗产看成是一个突然间发现的东西。过去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文化遗产的空间移动问题，这是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注意的。在保护、研究文化遗产时，应该注意到仪式脉络、社会脉络、历史脉络和空间脉络等，因此我特别邀请了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中心的范毅军教授和助理赖子铭先生，来给大家做一个在田野考察中运用地理资讯系统的讲演和示范。在田野考察中运用地理资讯系统已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了，我希望这是我个人对这次会议的一个小贡献，希望大家能认识到这个新技术，以跟上学术研究的潮流。

最后，要感谢方李莉研究员，我和她几个月前就开始商量筹办这个研讨会的许多具体事项，她本人的一个课题也正要结题，本来就非常忙，而我在台湾，对于会议的筹备也帮不上忙。如果会议有什么成就，就要归功于方女士。

谢谢各位。

(廖奇 根据录音整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 工作方法研讨会”上的致辞

中国艺术研究院 田 青

我首先简短地介绍一下近几年来大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认识和做法。老实说，两年前，对“非物质文化”这个词，中国人还非常陌生，大部分人说这个词时都觉得很拗口，很困难。从2006年开始，这个陌生的词汇突然成为中国2006年十大热门词汇之一，这是一个主流媒体统计出来的结果。我想，这样的情况，对于那些长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前辈先进而言，一定感到有点出乎意料。的确如此，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就像中国的经济，这20年来的发展，所有的经济学家的预测都不起作用，中国的经济像发了疯的一样发展。中国的任何一件事，只要一做起来，一下子就会变成一个势不可挡的局面。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从呼吁、不满、提建议，到被这股浪潮裹挟着跌跌撞撞地前进，仅仅是两年时间，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首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日本非常重要的经验，在经济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联合国的倡议的确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我们对这个事物的认识经历了从无知到一下子猛醒这么一个过程。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单，中国的昆曲名列第一位，对此事，当时中国各大报纸，包括作为知识分子自己的《光明日报》只刊登了豆腐块这么大的文章，而同时入选的日本的“能”，日本各大媒体都是头版头条刊登这个消息，认为这是日本民族文化得到世界肯定的一件大事。从这两个国家对这个事情的反应的差距，可以看出当时我们认识的落后。到了2003年，联合国第二次评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大陆开始出现了一些有识之

士和一些必须佩服的有眼光的文化商人，后者比如宣科，他比很多的学者和官员更早地看到了这件事的价值，他对纳西古乐进行假的包装，想以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不过大部分学者和官员依然没有太多的意识，当时只有大约 30 个项目申报。到了 2005 年，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选的时候，全国各省就争先恐后了。

考虑到联合国的评选每两年才有一次，每次只有一个作品可以入选，在文化部的大力推动下，国务院专门出台办法，确立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立项。在专家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在群众的参与下，中国建立了一个三级的评选体系：先由县市评选自己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此基础上产生省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省一级的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在省一级评选的基础上，进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评审和确定。经过这几年的努力，2006 年 6 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共是 518 项；次年将公布第一批项目的传承人名单，有 200 多人。这是我们各行各业努力的结果。能够在短短几年内，让全社会共同关注、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地推进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是很不容易的。传承人名单的公布，使得保护工作落实到具体的人的头上。

因为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又是仓促上马，很多工作是摸着石头过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在座的专家也只是自己领域的专家，对其他领域的东西也知之甚少，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是真的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希望更谨慎，比如这次传承人的公布，第一批只确定了 200 多人，希望尽量没有争议，是大家所公认的。

日本、韩国和台湾在这个方面的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这个会议开得及时。古人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田野工作要先行。过去我们的民族学、民俗学也有些积累，前辈也很强调田野工作。我们这代学者也认为，田野工作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不过现在也有断裂，现在的年轻学者对田野考察不那么重视了。早些时候，我院首次招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博士生，一个学生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在复试的时候，因为缺乏田野工作的经验而犯了常识性的错误，最后没有录取。

现在，农村的迅速城镇化，使得我们的农村田野迅速变化了。这里我想强调，今天来谈田野工作，是文化遗产抢救中最重要的工作。如果再做田野，田野将荒芜，不再有工作可做了。

在田野中，有很多方法，现在有了很好的高科技手段，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但是我还想强调，田野工作者应该具备对田野的基本常识，才不会犯常识性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储备和知识背景，面对中国如此庞大复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每个人都是不够的，都是欠缺的，除了继续学习，没有别的办法。

这20年，中国变化之巨大，在人类史上是罕见的。对于这种变化，我的感觉是惶惑，而不仅仅是欣慰。我们的地方官都在想“改天换地”，每一任上台都有一个新的城镇规划，要把老的传统、老的城镇、老的记忆，用现代化的橡皮擦掉，要重新构思他的蓝图，贯彻他的意志。我们过去有一个思想叫“不破不立”，认为只要破，立就在其中了，实际上，不破也可以立，比如巴黎，旧的巴黎没有拆掉，现在建了一个新的巴黎。罗马也是这样。只有我们会把旧的北京城毁掉，来建新的北京城。我们认为“不破不立”，要“改天换地”，这里有一种豪情，不过这样的豪情除了对乌托邦的向往外，更多的是基于对传统的无知和缺乏起码的礼貌，更谈不上敬畏之心。

这一切今天还在继续发生。我不是为自己表功，自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我没有休息过一个周末，我们在拼命地做，但实际上，我的内心深处，越做这件事，我的悲观情绪越多，现在的确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现在的形势看上去很好，上至国家高层，下至普通百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很关注。但毕竟我们是少数人在做这项工作，社会的整个潮流是要用现代化来改造这片古老的田野，越快越好。我们现在是在拼命地捡拾记忆的碎片，我们是一个一个人，弯着腰，在一个一个地捡，而现代化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它轰隆隆地前进着，我们真像螳臂当车。我们今天即使能保护的这一点点，也还在无情地变化。更多的人是要毫不留情地

抛弃传统。很多年来，绝大部分人把“传统”当成“落后”的同义词，把现代化、把改变和告别传统当作我们最大的奋斗目标。整个社会正奋不顾身争先恐后地告别传统。

有很多东西已经变化了，很多传统已经断裂无法恢复了，但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它们又以传统的面目出现，这种现象尤其可怕。我的专业是宗教音乐，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土地上的所有宗教音乐比如在舞台上表演的道教音乐，没有一个是传统的。我们去道教圣地武当山，那里的乐队是武汉音乐学院的老师训练出来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乐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培训的。这些训练是从20年前就开始了。武汉音乐学院曾经办过一个道教音乐的培训班，把全国的道士找来培训。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这种情况，到了武当山，看那些道士演奏音乐，就以为是传统道教音乐，然后进行田野考察、录音录像整理回来，却是假的。当然，佛教音乐的传统还留存了一些。佛教和道教还是不一样的。道教与时俱进得厉害，现在几乎所有全真教的音乐都是音乐学院的老师或专业音乐家教出来的。

这20年中国变化之大，导致了我们的传统都几乎出现了断裂，有些还只是出现了裂缝，有些则已经接不上了。以传统为名接上的东西往往并非真正的传统。这些变化我们都称之为发展，这是大陆最可怕的词语。所有人都在发展，所有领域都在发展。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所有的传统都需要发展。

从本月6号开始，我们要举办5场珍稀剧种的调演，我们选调了20多种地方小戏来北京演出。我们最近的戏剧传统来自明清，上世纪60年代统计，中国大陆的戏种还有382种，这是中国千百年农业文明所造就的传统，有很强的地域性、个性。这些戏曲有一个统一的美学标准，但是它们的表现方式各成体系，有自己长期培养出来的观众群。但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农村的城镇化，农村人口的空巢化，大量的民工进入城市，传统戏曲的基础完全断裂了。现在的地方戏曲不到200种了。山西是戏曲大省，20世纪60年代有52种地方戏曲，现在还剩28种，近一半就这样很快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会唱的人，没法恢复了。所以我们有意把传统小戏请到北京来，想让大家认识中国戏曲传统还留存的一点东西。我们在挑选这些小

戏的时候也做了田野调查，我在调查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悲哀：现存的这些小戏的演员们，面对这个现代化狂潮，那种软弱、无力和挣扎，一方面让人同情和觉得责无旁贷；另一方面，他们所采取的自救行为其实就是自杀，如果你听到所有的传统戏曲的伴奏乐器中都加入了大提琴、电子琴，你就会有和我同样的感觉。只要这个地方的文化局还想做点事情，地方剧团还有人扶持的话，那就更坏了，就会请一个话剧导演来导戏，请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人来配器，请戏剧学院毕业的人用灯光、舞台来重新包装，结果是所有地方戏的特色都没有了，迅速地趋同，现在只有音乐还有地方戏的风格，不过也在趋同，也都在用传统戏曲中不用的乐器，比如琵琶、古筝等。现在的小戏在向大戏学，大戏在向歌剧学。面对整个社会都要求发展、传承人本人也想发展的局面，我们该怎么保护呢？你想保护它，它自己却想“发展”。

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还是观念的问题，如果整个社会的观念不改变，我们做得再卖力，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长期做田野考察，这是我们的职业，我们深知传统的分量，知道祖先留下来的东西的宝贵，我们也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我常常用弘一法师的“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话来鼓励自己，我们不考虑别的，就是做。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没有田野考察，是绝对不行的。没有田野考察，我们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都将是空中楼阁。没有田野考察，我们所有的措施就不会有针对性。田野工作就是摸底，是让我们心知肚明的工作，看看我们的文化遗产都存在哪个银行了。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次会议，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建设性的建议，让我们大家都在这个会议中获益。

（廖奇 根据录音整理）



目 录

序 王文章 / 1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研讨会”
上的致辞 张庆善 / 1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研讨会”
上的致辞 王秋桂 / 3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研讨会”
上的致辞 田 青 / 5

继往开来重“追踪”

民间文学调查的理念和方法 刘锡诚 / 3

田野作业前的案头准备 刘魁立 /12

非物质文化普查之我见 宋兆麟 /18

走进文化持有者的真实世界
——对著名民间故事家谭振山 20 年追踪研究的田野感言
..... 江 帆 /26

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深描与阐释
——论江帆持续性追踪研究故事讲述者的启示意义 王志清 /40

分门别类论方法

入乡随俗的田野作业
——民俗学方法论之一 乌丙安 /49

征集民俗文物的几个技术问题	徐艺乙	/57
正求与反求：田野调查设问及相关论域		
——以佤族的一次民俗文化活动“拉木鼓”为例	邓启耀	/76
“蝗虫法”与“鼯鼠法”：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		
取向评论	庄孔韶	/89
艺术田野工作方法中的文化思考		
——以长角苗人的艺术考察为例	方李莉	/121
对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几点体会	徐平	/15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舞蹈普查方法的探讨	马盛德	/157
曲艺保护田野调查中应予重视的门类重叠和学科交叉问题		
.....	吴文科	/163
仪式的空间脉络与脉络化	何翠萍	/168
戏曲的基本特征及多样性与戏曲资源调查	刘文峰	/189
历史视角与田野调查：我的台湾庶民戏剧研究	林鹤宜	/220
族谱与传说：大理地区的历史记忆与社会	连瑞枝	/234
关于羌族释比文化实地调查的收获和体会	阮宝娣 祁庆富	/244
年节文化与社火精神	张振涛	/256
“呼图克沁”：在神圣与世俗之间	董波	/309
五年的蓝夹缬田野考察	张琴	/335

新工具与新思维

试谈运用影视人类学手段记录保存萨满仪式的必要性	色音	/353
田野调查的数字化技艺		
——以台北天母三玉宫的官庙绕境为例	石计生 林全进	/37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况与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本经验	廖明君 周星	/389
----------------------	--------	------